

美国生物实验乱象祸害全球

近期，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活动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但美方一直遮遮掩掩，未能就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不禁让人想到，从用黑人做梅毒人体实验，到美军实验室把活性炭疽样本“误送”到多国，美国在生物实验乃至生物军事活动方面乱象重重，给全球带来祸害。

冰山一角

乌克兰境内候鸟可能携带的高危病原体、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非洲猪瘟……这是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网站上明确列出的“活跃研究项目”。美国副国务卿纽兰3月8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承认，乌克兰有“生物研究设施”，美方正同乌方合作，防止相关“研究材料”落入俄军手中。

3月10日，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基里洛夫称，俄国防部已获得有关美方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研究如何通过候鸟传播极危险病毒的信息。3月24日，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称，俄专家发现了美国国防部直接参与在乌克兰研发生物武器部件的新证据，有文件证实美国五角大楼批准了主要目标是对

乌克兰特有的高危病原体进行分子分析的“UP-2”项目。

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英国利兹大学环境毒理学名誉教授阿拉斯泰尔·海说，美国一直通过一项后冷战计划在乌克兰支持各种实验室，“目前尚不清楚美国为什么需要支持这项工作，以及为什么它没有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下进行”。

卢旺达外交与安全专家埃梅里·恩齐拉巴蒂尼亚说，这是美国进行的秘密生物实验，背后动机以及高危病原体泄漏相关风险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土耳其医学生物学和遗传学专家科尔库特·乌卢詹说，美国应将其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公之于众并接受监督，“假如真出现了泄漏，秘密进行的研究失控，那结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美国在乌克兰进行的生物实验活动还只是“冰山一角”。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穆罕默德·奥马里指出，资料显示，美国在全球30多个国家资助和管理着300多个生物实验室。

黑暗历史

追根溯源，美国本土的生物实验乱象早有“黑暗历史”。

在20世纪，美国生物实验的一大丑闻是以黑人做人体实验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美国公共卫生部门自1932年起在亚拉巴马州与塔斯基吉学院合作，以数百名黑人为实验对象，秘密研究梅毒对人体的危害。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资料显示，美国政府掩盖相关实验真相长达40年，直到1972年，才首次出现关于此事的新闻报道，实验因被曝光而在当年终止。

美军德特里克堡基地是美国生物军事化活动的大本营。该基地中的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问题最为突出，且存在与新冠病毒关联的诸多疑点。德特里克堡基地继承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魔鬼遗产，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拥有美军方唯一的P4级实验室，储存了几乎所有已知的高致病性病原体，包括埃博拉病毒、炭疽杆菌、天花病毒、鼠疫杆菌以及非典（SARS）冠状病毒等。

美国是全球头号科技、军事强国，但却管不好自己军方实验室里的炭疽杆菌。2004年至2015年间，美国犹他州达格韦试验场的军方实验室向外寄出86组炭疽杆菌样本，它们本来应该已彻底灭活，但收到样本的实验室吓

了一跳，炭疽杆菌居然仍有活性。后来调查分析了仍在保存中的33组样本，发现其中17组炭疽杆菌仍存在活性。“炭疽乌龙”事件在2015年曝光时，全美50个州都收到了可能有活性的炭疽杆菌样本。

这一事件的影响还从美国本土外溢至世界多地。调查显示，相关炭疽杆菌样本被分发至韩国、日本、英国等9其他国家。

美国之祸

驻韩美军的“朱庇特”生化实验计划因“炭疽乌龙”事件而曝光，引发韩国民众愤怒和抗议。今年3月21日，韩国釜山居民“关于釜山港美军实验室去留”投票促进委员会联合韩国和平市民网络等多家民间团体举行集会，要求驻韩美军全面关闭和撤走设在韩国境内的生化实验室。据韩国《伽椰日报》报道，该委员会情况室室长田伟峰（音译）表示，美国的生化实验室只为实现美国利益，对所在国来说是不幸的根源，韩国应尽快关闭和拆除境内的美国生化实验室。

在中亚，美国也在多地资助生物实验室，民众对此持负面看法。据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调

查，92%受访哈民众反对美国资助阿拉木图的生物实验室。俄罗斯“连塔”新闻网报道，2013年美国军方启动KZ-29项目，在阿拉木图生物研究所研究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一年以后，在哈萨克斯坦和格鲁吉亚等地，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例数出现抬头。欧亚分析俱乐部负责人尼基塔·门德科维奇认为，不能排除美方工作人员在哈萨克斯坦与格鲁吉亚之间转移病原体过程中出现泄漏。

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穆罕默德·奥马里说，美国之所以在其境外建立大量生物实验室，或许是让本土远离实验室可能产生的危害，且将其作为工具破坏他国生物安全。

对于危险的生物实验和生物军事活动，国际社会专门制定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而美国在这个公约下的记录十分不光彩。1997年，美国被古巴指责散布一种农业害虫，这是全世界第一次有国家被指责违反公约并导致缔约国正式开会讨论。另外，心虚的美国多年来还一直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多边核查机制。

据新华社

对俄制裁伤及欧洲“战略自主”举步维艰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7日结束欧洲访问回到首都华盛顿。拜登此行参加了北约、七国集团和欧盟三场峰会，在波兰会见了波兰总统、乌克兰外长和防长。为拉拢盟友一致对俄，拜登在能源和军事安全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主张，旨在减少俄乌冲突给欧洲造成的影响。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供的方案大多出于自身利益考量，难以解决欧洲迫在眉睫的问题。俄乌冲突给欧洲带来的能源、安全和难民等领域的问题让欧洲深思，未来应如何实现战略自主，避免被美国裹挟拖入险境。

对俄制裁伤害欧洲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多国在能源等领域受到冲击，美国和欧盟对俄全方位制裁的反噬效应正在持续显现。

欧盟国家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分别约三成和四成来自俄罗斯。俄乌冲突导致欧盟地区天然气价格在去年高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攀升，石油价格同时飙升。欧洲多国居民电费、取暖费、交通费上涨，粮食和部分日用品也在涨价。

拜登访欧期间，欧盟和美国25日公布一项能源合作计划，双方将扩大对欧液化天然气出口，这一合作计划将帮助欧盟市场今年额外获得至少150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然而，有行业分析人士认为，近年来美国已经加大了天然气出口，但出口能力有限。很多既有出口设施已经满负荷运转，多数新建设施则还在计划阶段，再增加对欧天然气出口并非易事。

同时，大量逃出的乌克兰人涌入也令欧洲各国承受压力。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已有约370万人逃离乌克兰，大部分人前往欧洲。德国部分媒体曾对此表达担忧认为，大量乌克兰人进入欧洲或重演2015年叙利亚战乱引发的难民危机，欧洲的右翼极端主义和排外主义有可能在一系列社会问题显现后再度抬头。

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挑动俄乌冲突后，其国内能源、军工企业借此获利颇丰，而欧洲盟友的利益却被忽视。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名誉主席福尔克·哈普克认为，欧洲正承担着俄乌冲突带来的沉重后果，为这场美国挑起的冲突付出代价。

“美国优先”重利轻义

近年来，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背弃甚至出卖欧洲盟友的例子并不少见。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在“美国优先”政策指引下，美方尽显重利轻义本色，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开支，对欧盟钢铝产品、红酒等征收高额关税，对参与“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企业实施制裁。一系列行动令美欧在政治、经济与安全等领域矛盾加剧，美欧关系受到“系统性重创”，相互尊重与基本互信遭到破坏。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为强化跨大西洋关系，曾在多

个场合反复强调“美国回来了”，鼓吹与欧洲具有“共同价值观”，试图缓和美欧经贸矛盾，加强科技贸易政策协调。然而，美方的实际做法屡次令欧洲盟友失望。

2021年8月，美国全然不顾英法等国对延长撤军最后期限的要求，仓促撤离阿富汗，导致不少欧洲国家陷入被动。由于得不到安全保障，法德等国不得不停止尚未完成的撤离行动。美国并未就撤军这一可能威胁各国安全利益的问题与盟友展开充分协商的自私举动招致广泛批评。同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澳将与美英合作在澳建造核潜艇。与此同时，澳方撕毁与法国海军集团签订的数百亿美元潜艇大单。法美关系因此出现裂痕，法国指责美方“背后捅刀”，一度召回驻美大使。

美国对盟友的种种做法令欧洲对美国领导力和国家信誉产生普遍质疑。欧洲国家越来越认识到，在安全等领域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依赖美国。美国打造的盟友体系，其根本还是为了维护美国霸权。法国《世界报》警告，只要涉及美国切身利益，其欧洲盟友就不要期待得到什么恩惠或礼遇。

战略自主行动受限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随

着对美不信任感逐渐增强，欧洲战略自主呼声高涨。而俄乌冲突更是凸显欧洲战略自主问题的重要性。不过，眼下欧洲在防务问题上仍未摆脱对美依赖，欧洲战略自主问题或将缓慢分步实现。

拜登访问欧洲前，欧盟理事会21日通过名为“战略指南针”的行动计划。该计划为欧盟设定了增强共同防御能力的目标，并为实现目标提供方向指引。按照这一计划，未来欧盟将建立一支最多由5000人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并可在危机出现时迅速将其部署到位。计划内容还包括增强情报分析能力、完善应对混合威胁的反应机制等。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认为，欧盟近年来主张提高战略自主的呼声一直很高。但俄乌危机爆发后，美国通过危机总体上加强了美欧在外交和能源供应上的捆绑，在当下地缘政治和地缘安全格局下，欧洲争取战略自主的行动力仍然受限。

伍慧萍说，眼下欧洲实现战略自主比较现实的方案是，通过增加防务力量提高在北约中的地位。这一进程未来是否会因妨害美国利益而受阻，德法两个大国能否带领欧洲推进战略自主，目前仍有待观察。

据新华社

伊朗外长：

美方过度要求是伊核谈判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

新华社电 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26日表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谈判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美国提出过度要求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

阿卜杜拉希扬当天发表电视讲话时说，谈判在解除对伊制裁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然存在挑战和分歧。他指出，将伊朗个人和法人从美国制裁名单中删除是谈判中伊方的主要诉求之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伊朗最重要安全提供者的角色也必须得到承认。

阿卜杜拉希扬表示，任何新的协议都不应超出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范畴。美国提出过度要求是当前谈判最终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如果美方有善意，就应取消对伊制裁。伊朗寻求的是切实可行的措施。在得到坚定的承诺之前，伊朗不会放弃其核成就。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8年5月，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2019年5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伊核协议相关方2021年4月开始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谈判，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美国间接参与谈判。第八轮谈判于2021年12月27日在维也纳启动。